

YISHUKUAI BANGLI

艺术·快感·磁力



范印华
林建公

国防大学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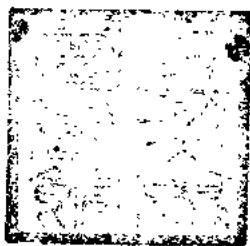
2 020 6479 1

0021442

艺术 快感 磁力

——思想工作方法谈

范印华 林建公



国防大学出版社

艺术 快感 磁力

：——思想工作方法谈

范印华 林建公

*

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新华书店经销

解放军一二〇一工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0.375印张 220千字

1988年11月第1版(北京)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000册

*

书号：ISBN 7-5626-0094-5/D·29

定价：3.50元

作 者 的 话

思想工作是一门科学。它不同于其它学科，涉及面宽，容量大，大凡人事科学都包含着思想工作的内容。尤其是灵活多样的思想工作方法，在我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更是俯拾即是。其中有许多好的传统作法，既符合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活动规律，又富有深刻的哲理，妙不可言。我们在工作之余，既留心现实生活中的事理，又翻阅了大量书刊，把那些具有艺术性，又能引起人们快感的事例汇集起来，加以纵横捭阖，悉心提炼，力图用哲理性的语言，将思想工作方法阐述得更生动活泼和富有趣味性、吸引力，给思想工作者以新的启迪，更好地适应我国改革、开放、搞活和部队建设的需要。书名定为《艺术·快感·磁力》，也就是追求的这个效果。全书共60个题目，每题讲一种方法，说古道今，探求解决新问题的蹊径，使之更贴近大家的生活和工作实际。但是由于作者业余笔耕，水平所限，文中肯定有不当之处，恳请读者不吝赐教。责任编辑郑克礼同志，尽心尽职，早晚披阅，为本书出版付出了大量劳动，在此谨表谢意！

1988年5月10日

目 录

桃李不言蹊自成——言教与身教·····	(1)
贵以长善救其失——长与短·····	(6)
明者防祸于未萌——防与治·····	(11)
科学预见是事实——立与废·····	(16)
洒向心田都是爱——严与爱·····	(22)
强者必不怒于色——言与色·····	(27)
迷津可渡思为舟——言与思·····	(33)
抚琴不弹亦有音——堵与疏·····	(39)
未成曲调先有情——情与理·····	(45)
春江水暖鸭先知——知与行·····	(50)
人间鼻子皆不同——同与异·····	(55)
凉水泡茶慢慢浓——急与缓·····	(59)
笛里应知壮士心——知面与知心·····	(64)
必先严己而后人——严人与严己·····	(69)
应唱新翻杨柳枝——继承与创新·····	(74)
万家忧乐注心头——义与利·····	(79)
雨打沙滩万点坑——大与小·····	(84)
一言为重百金轻——言与信·····	(89)
物到极时终必变——适度与过正·····	(94)
瓜熟蒂落莫强摘——动机与效果·····	(99)
松柏之地草不肥——教育与环境·····	(104)

头有病而足取之——此与彼·····	(109)
风流不在谈锋胜——听与说·····	(115)
文似看山不喜平——曲与直·····	(120)
不信东风唤不回——难与易·····	(125)
“顽石”“黄金”一“点”间——内因与外因·····	(130)
“红杏出墙”非偶然——必然与偶然·····	(135)
智者求实不求“花”——形式与内容·····	(140)
江流曲似九回肠——前进与曲折·····	(146)
古来得失常相随—— <u>失败与成功</u> ·····	(151)
退后一步自然宽——忍与争·····	(156)
“良方”尚须自己开——他教与自教·····	(161)
人皆可以为尧舜—— <u>先进与后进</u> ·····	(167)
为有源头活水来——输出与输入·····	(173)
必见其利弊之因——原因与结果·····	(179)
开弓没有回头箭——首因与后力·····	(185)
一民之轨莫如法——情与法·····	(190)
旅雁还应厌后行——期望与实现·····	(195)
直挂云帆济沧海——理想与现实·····	(201)
不恃权力自有威——权力与权威·····	(207)
世间无事不可度——定性与定量·····	(213)
清冰一片光照人——公道与偏私·····	(219)
解铃何必系铃人——直接与间接·····	(225)
何处春江无月明——奖与惩·····	(230)
说嘴郎中应自羞——务实与务虚·····	(236)
眼界无穷世界宽——先进性与低格调·····	(241)
本不固者未必危——思想性与知识性、 趣味性·····	(247)

心有灵犀一点通——明示与暗示·····	(252)
月点波心一颗珠——多与少·····	(258)
弹人心中之弦索——逆反与共鸣·····	(263)
草色遥看近却无——教与乐·····	(269)
重裘非一狐之白——个体与群体·····	(275)
前事遗忆两相宜——记忆与遗忘·····	(281)
刚柔相推而生变——刚与柔·····	(286)
莫蔽一曲暗大理——全面与片面·····	(292)
红花绿叶两相扶——主与次·····	(297)
玉石相似而异类——现象与本质·····	(302)
桔生淮北亦为桔——借鉴与套用·····	(308)
江河奔流无歇时——动与静·····	(313)
万物兴歇皆自然——规律性与能动性·····	(318)

桃李不言蹊自成

——言教与身教

众所周知，言教是思想工作的基本方法。古有“话是开山斧”之说。“言教”有一定的感召力、影响力。

然而，有时言教也会失去其神奇的“魔力”。有的同志振振有词，侃侃而谈，人们却吭鼻子撇咀，脑袋摇得象拨浪鼓。为啥？不禁想起了《看山阁闲笔》中的一个故事。有个县令刚刚上任，就制做了两幅烫金哲联，悬挂在衙门两边。上联写，“得一文，天诛地灭”；下联书，“徇一情，男盗女娼”。谁知，馈送金帛者颇多，无不收受；土豪劣绅犯罪，也无不徇情，还偏偏搞一幅堂而皇之的哲联装潢门面，自欺欺人。思想工作何尝不如是。如果讲的是大公无私，却利欲熏心钻钱眼；讲的是端正风气，却托人弄脸“扒窗户”、“走后门”；讲的是艰苦奋斗，却乐哉悠哉地贪图享乐，这怎能不令人作呕呢？可见，服人不全在“言教”之中，“身教”占的位置更重要。

其实，古人早就深谙身教之道。姜太公《六韬》说：“将不仁，则三军不亲；将不勇，则三军不锐；将不智，则三军大疑；将不明，则三军大倾；将不精微，则三军失其机；将不常戒，则三军失其备；将不强力，则三军失其联。”诸葛亮在《将苑》中写道：“夫为将之道，军井未汲，将不言渴；军粮未熟，将不言饥；军火未燃，将不言寒；军幕未施，将不言困；夏不操扇，雨不张盖，与众同也。”孔

子有言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司马迁则讲：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此言虽小，可以喻大也。”（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）这都阐明了身教的重要性。李广死时，所以全军皆哭，百姓闻之，皆为垂涕，就是因为李广将兵，凡绝乏处，士卒不尽饮，广不近水；士卒不尽食，广不尝食。年轻将领陈玉成，十九岁就独当一面指挥全军，将士同心，三军用命，就是他身先士卒，亲冒锋镝，与众同也。事实说明，以身作则是无声的命令，往往比有声的命令更有号召力，更有权威性。

世势虽异，古今同理。一位中央军委领导同志这样说：“以身作则最具有说服力、号召力。”一位哲人这样说：“是星就要有星的位置，是光就要有光的辐射。”一位戏剧大师这样说：“既然演了武生戏，就要背起靠，插起旗。”一位指导员这样说：“思想工作一半靠说，一半靠做。”一位厂长这样说：“思想工作不能‘未曾开口人先烦’，而应‘未曾开口人先服’。”这都是经验之谈。在东港船厂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：六幢住宅楼竣工了，分房方案还未形成，群众就议论开了：“当官的想私分了！”“他们拖着不分，是不是在耍花样？”“共产党员不是吃苦在前，享受在后吗？看他们这次是在前还是在后！”分配住房名单公布了，大家见群众优先，技术人员优先，十几名厂领导干部只有一位副厂长分到了住房，又是一番议论：“咱厂的领导就是过得硬，办事公道哩！”“党员带头，真不是一句空话，我算是服了！”看来，教育者如果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发出了光的辐射，做出了样子，人家会“未曾开口人先服”的。相反，如果光打响雷不下雨，光敲梆子不卖油，或者象阴阳先生说的一个样，做的一个样，那就难免台上你讲人，台下人讲

你。即使你讲的道理很正确，恐怕也会叫人倒胃口的。可见，言行相济，则一言九鼎；言行相悖，则一文不值。

“无声语言”胜“有声语言”，在于“无声语言”看得见，摸得着。因为一般说来，人们认识和接受真理，都是耳、眼、脑并用——不仅听你怎么讲，而且看你怎么做，再想想是否真有道理。教育者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无时无刻都在对被教育者起着无声的教育作用，这就是所谓耳濡目染，潜移默化。从哲学的观点讲，作为认识对象的客观事物都是具体的。人们的认识总是从具体的、个别的事物入手，首先感知的是具体的事物，然后再经过思维加工，从中抽取出事物的各种本质属性，认识上升到理性抽象，再在思维中把事物的各种本质属性统一起来，从而获得对客观事物具体的、全面的、本质的认识。教育者“授业解惑”的过程，也正是从具体到抽象、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。战争年代，人们从“朱德的扁担”、“贺龙有盐同咸”、“刘志丹受罚挑水”等具体事实中，看到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官兵平等。和平时期，人们从“徐特立排队看病”、“周总理进民宅”、“毛泽东逢年过节为工作人员服务”等具体事实中，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“公仆”精神。在老山前线，某部共产党员做到了“热让风、冷让被、饥让食、渴让水、病让药、防炮让洞。”党员“六让”的实际行动，使某部政治部门几天之内就收到3000余份入党申请书。上面几乎都写这样的话：“党员的‘六让’使我们认识了党。”可见，被教育者往往是通过你的具体行动，来判断你的思想品质。行动无声胜有声的奥秘也正在于此。

以身作则，还是那句老话：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率先做好，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。比如，你批评好人

主义，你就不能“上下言好事”。你批评拉拉扯扯，你就不能“以物易物”、“等价交换”，搞庸俗的“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”哲学。你讲纠正不正之风，自己就不能心眼不正，屁股不净，见礼眉眼笑，见浑走不动，等等。但是，把语言化为行动要“苦其心志”，“劳其筋骨”，甚至要“乱其所为”。这就要求我们，时刻把自己摆在普通一兵的行列里，一举一动都处在群众的监督之下。做到“不坠青云志，常怀公仆心”。切不可“长官”自居，在自己和群众之间人为地掘一道鸿沟，树一道高墙，津津乐道“我说你听，我打你通，我令你行”，满足于群众一呼百应，自己说一不二。岂不知，这是封建家长作风的积淀物，是以身作则的惰性力。长此以往，群众就会百呼不应，自己也会说一不二的。

强调身教，并不倡导事必躬亲。身教的目的，在于通过把语言化为行动，为被教育者树立起行为的楷模。因此，教育者不能满足于自己当一个“普通劳动力”，把“群众身上有多少土，干部身上有多少泥”作为身教的代名词。同时，也没有必要号召部属跳迪斯科，自己就去带头跳迪斯科，或者部属设摊街头高声叫卖，自己也去叫卖。也无须为某些事没去“躬亲”而自愧。如果那样，又失之偏颇了。强调身教，并不否定言教的重要性。言顾于行，行顾于言，言行相济，两教并行，才能达到思想工作的最佳效益。道理很简单，对某些人来说，“其身正”确能“不令而行”；对某些人却不能“不令而行”，而只能通过言教“有令而从”。也就是说，言教与身教两者不可偏废。固然，把语言化为行动不易，但把行动化为语言也不是易事，它需要宽阔的胸怀，广博的知识，敏感的思维，真挚的情感，谦逊的态度，和谐的语调，精湛的语言，以及较强的摄取力、理解

力、概括力和记忆力。还须指出的是，不能片面理解“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”。要求干部无论大事小情，都得“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”，否则就说是令不行，禁不止，这就不对了。瓜无滚圆，人无十全，寸有所长，尺有所短。如果以“其身未正”作为“不能正人”的藉口，那无异于取消了言教。

寓言家克雷洛夫讲：“现实是此岸，理想是彼岸，中间隔着湍急的河流，行动是架在川上的桥梁。”教育者怎样通过“行动”，去达到“桃李不言蹊自成”的彼岸呢？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张很好的考卷。

贵以长善救其失

——长与短

一个凶手被绑赴刑场处决时，沿途看热闹的人不少，有一个老太太突然叫道：“这个小伙子长得真漂亮！”话音未落，即遭到周围看客的反驳：“既是凶手，怎么会漂亮？你这个丑恶的念头是从哪里来的？”“谁说凶手漂亮，谁就是道德败坏！”这是黑格尔在《谁在抽象地思维》一文中，讲的一个故事。

这个故事令人捧腹，凶手就必是凶神恶煞，丑陋不堪，即使貌似宋玉、潘安也得说成“猪八戒”、“牛魔王”，岂非怪事？其实，在思想工作中也不乏黑格尔笔下的“看客们”。他们常用绝对的、静止的、孤立的观点看待教育对象。你是先进的吗？好！连脸上的麻子都成了“美人痣”，有所短也是“光荣的缺点”；你后进或者失过足呢，好，“美人痣”也变成了“大麻子”，有所长也挂着个“不光彩”的牌子。

唯物辩证法认为，长和短是互相渗透、互相依存的，有所长即有所短，有所短即有所长，长中有短，短中有长。“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”，天下没有美得不能再美的美人。古今中外，概莫例外。人们素来以“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”、“一笑倾人国，再笑倾人城”来形容美人。岂不知，西施略嫌脚大，王昭君双肩仄削，貂蝉耳垂偏小，杨玉环小患狐臭。美人尚且如是，况他人乎？就拿刘备手下的“五虎上将”来说，关羽能而自负；马超勇而少谋，张飞猛而多躁，黄

忠怕人言老，赵云刚常少创见。就拿《红楼梦》中的尤氏和凤姐相较：论德，尤氏高于凤姐；论谏夫治家，凤姐则长于尤氏了。倘求其全才，则世无可用人；倘求其完人，则天下恐无配活之人。正如牟尔尼雪夫斯基所说：“既然太阳上也有黑点，‘人世间的的事情’就更不可能没有缺陷。”（《生活与美学》第60页）葛洪也说：“西施有所恶而不能减其美者，美多也；嫫母有所善而不能救其丑者，丑笃也。”（《抱朴子·博喻》）所以，我们不能因为西施脚大、玉环狐臭而否定其美，不能因为秦始皇杀父贬母、李世民杀兄奸嫂而无视其历史作用，也不能因为黑格尔有情妇、卓别林吝啬和嫉妒而把他们说得一钱不值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为什么不允许青年有这样那样一些毛病呢？又为什么象黑格尔笔下的“看客们”那样以短代长、以瑕掩瑜呢？看来，长与短的辩证关系是要弄清楚的。

首先，要弃短取长。《魏子》中讲：“录人一善，则无弃人。采材一用，则无弃材。”薛瑄说：“用人当取其长而舍其短，若求备于一人，则世无可用人。”李世民所以堪乱世成一统，关键在于用人“弃其所短，取其所长”。刘邦所以胜项羽得天下，亦在于张良、韩信、萧何“施用有宜”。试想，如果让张良冒石矢冲锋陷阵，让萧何坐虎帐运筹帷幄，让韩信治国家、抚百姓、“粮草不绝于道”，恐怕都早已成为项羽的“刀下鬼”或“阶下囚”了。对教育对象也要弃短取长，让能舞者舞之，能歌者歌之，能写者写之，能画者画之，切忌莫让“李逵”去“绣花”，莫让“林黛玉”去抱“风钻”，莫让“鞋匠”去做“糕饼”。因为人尽其才，才尽其用，心尽其畅，才会最大限度地发掘青年的内在“原动力”，抑制其消极情绪和不健康的因素。如果弃长用短，捧鸭子上架，

是不会有什好结果的。一位哲人说过：“取其所长则长愈长，弃其所短则短愈短。相反，则长亦渐短，短愈见短。”一语道破了其中的奥秘。

其次，要短中见长。有道是“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”。其实，长短都是相对而言。不照此理就做不好思想工作。一提细菌，人们都有恐惧之感，厌恶之心，因为它是无形“枪弹”，可以无声无息地致人死命。然而，它能够分解动物的尸体，使之变成植物需要的养分，在地层下还能造成石油，这不是短中有长吗？梅里美笔下的女强盗卡门，并不是个正面人物，她身上有某些邪恶的特点，但她却有敢于以死来拒绝那个伪善的文明社会的召唤，这不也是短中有长吗？难怪人们称她是复杂的社会底层中开出的一朵“恶之花”。现实也不例外，一些后进、失足青年，甚至一些犯罪青年良知也未必全然泯灭，在他们那些错误的言行或者邪恶的罪恶事实背后，仍然可以洞见其“美”与“善”的“火花”，尽管有时这“火花”极其微弱，极其暗淡，但它毕竟是“火花”，可以燃起“希望之火”，照亮人生的坦途，因为纯属“暗夜”的心灵是并不多见的。曾记否，在东北火舌正在吞噬着一切的时候，有个小偷趁火打劫。可是，当他看到人们奋不顾身地扑火时，他良心发现，毅然投入了扑火的行列。这还不是那心灵“火花”的“骤燃”和“裂变”吗？如果只见长中之短，不见短中之长，那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短点什么东西了。

再次，要以长教短，亦称取长补短，或补短借长。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转化观点，长与短都具有两重性。不论长或短都包含着长和短两种因素，这两种因素互相贯通，存在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。两者既相互依存，又相互转化，

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，长与短双方都可以相互转化。要使短转化为长，就必须具备发挥长的作用的条件。只要长能“慷慨陈词”，短就变得“默默无声”；只要长能“龙腾虎跃”，短就变得“寸步难行”；只要长能“熠熠闪光”，短就变得“黯然无色”。甘肃中医学院学生马启昕，曾带着“非党非团”的思想，潜心作学问，走上了写诗的道路，并以诗人自居，以陶潜自喻，过起了“隐居”生活。一位老编辑看到了他“世人皆醉我独醒”的短，又看到了他酷爱诗歌的长，便把他引入诗的殿堂，又从诗的殿堂引向社会，帮他打开“世外桃源”的大门，坚定了跟党走决心，坚决要达到“既团又党”的目的。这就是一个以长救短的例子。古人讲的“长善救其失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诚然，青年人皆有失，但谁又无长？如果我们都象这位老编辑那样以“长善救其失”，也同样能够打开一些人禁闭的“心灵之门”的。

又次，要以短激长。以短激长，也是使短向长转化的一个方法。在刘备夺取汉中的作战中，诸葛亮就利用黄忠忌人言老之短，使用激将法，调动了黄忠智勇之长，把进攻葭萌关的曹军杀得大败，并一举夺取了曹操在汉中屯积粮草的战略要地——天荡山。作战中以短激长能收殊效，我们完全可以引进到思想工作中来。比如，利用一些青年虚荣心强之短，激起重视人生价值、争先创优之长；利用一些青年重视“自我设计”之短，激起发奋自强、乐为人民做贡献之长；利用一些青年顶撞领导之短，激起强烈的民主意识之长；利用一些青年热衷于读武侠、爱情、侦破小说之短，激起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科学技术、立志成才之长等等。克劳塞维茨说过，每个军人都具有强烈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精神。而这种荣誉感和英雄主义精神一旦爆发

出来，就会变成不可阻挡的力量。以短激长，正是撞击这种激情之“火”的“燧石”，引爆勇气之“药”的“导火索”。以短激长，是带兵作战的一种艺术，理所当然，也是思想工作的一种艺术。

我们强调短中见长、弃短取长、以长救短、以短激长，但更要禁忌由长变短。由长变短的天敌是满。《易·丰卦》讲：“日中则昃，月盈则食。”《史记·范雎蔡泽列传》讲：“日中则移，月满则亏，物盛则衰。”《家语六本孔子语》讲：“凡持满而能久者，未之有也。”关羽之辱，项羽之悲，不都失之于一个“满”字吗？要防止青年其长变短，除了让他们知道一个自满的人总是在自满里毁了自己之外，就是教育者不要把青年之长看得太长，那不是爱，而是害了；那不是助长，而是抑长了。信阳陆军学院学员张本和有一段话很富哲理：“请你们向舆论界呼吁，不要把我们战斗功臣的思想说得十全十美，坚定信念的洗礼不仅仅在战场上，人生的考验并非只有一次。谁要幻想，经过了生死考验，就能永葆对党对人民的忠诚，那就很容易陷入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泥坑。有句戏文说：翻过一座山，又是一道河。如果领导和教员能这样认识我们，对经过战火考验的青年的进步将会大有益处。”看，青年同志都没有把自己看满，但愿我们也不要把那些先进的青年看满。如果那样，青年的结局多半是不幸的，自然自己的结局也不会多么妙！

照此看来，一些在长与短上“蹬跷板”的同志，多半是耳朵根子软，缺少哲学的主心骨。那么，是否应该“生当自有主心骨，何必随人论短长”呢？